

# 文章正宗

卷之十六

漢書門類	
五七〇九	號
一三函	架
二一冊	冊

內閣文庫	
五七〇九	號
二〇冊	架
二一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09
冊數	20 ( 11 )
函號	362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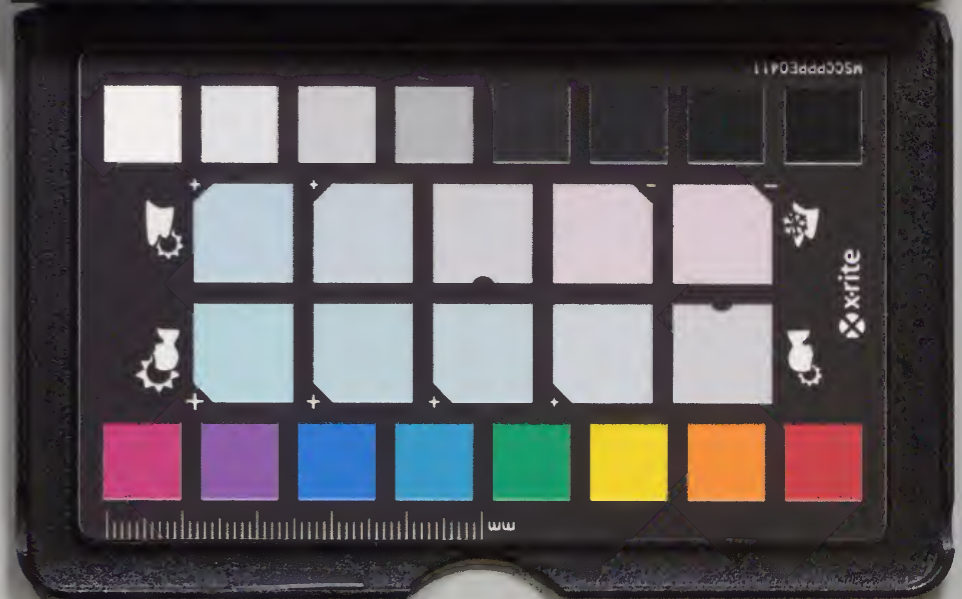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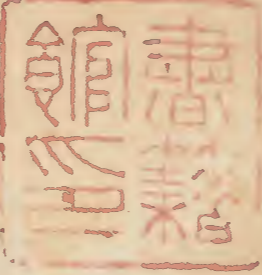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魏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之十六

議論

淺草文庫

薄昭予淮南王書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  
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侯自袖金椎推之  
文帝赦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  
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文帝重自切責之令帝舅將  
軍薄昭予書諫數之云云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  
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  
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不欲使錯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

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

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

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

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黜

號曲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

布衣守冢真定屬謂委棄之也皇帝不許使王母失南

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

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

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

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

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

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姿盛奉祭祀以無忘先

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臣其甚過且夫貪讓國

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

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來之真定先母

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亢

無禮

謂請守毋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於高

幸正有罪大者立

斷小者肉刑不仁貫布衣一劍之任幾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

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為郅陽侯

濟北舉兵皇

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

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

戚之意望於大上

天子也

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

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

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

客出入縣門者衛尉大行主諸侯蠻夷來歸誼

及以亡名數目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

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

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

何夫墮父大業遂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  
誅為天下笑以蓋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  
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  
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  
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  
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  
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  
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興賢吳王濞招致四

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也  
文辭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噤  
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淮  
南之難然後乃  
致其意其辭云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始皇帝所治之宮若  
漢家未央宮是也 懸衡

天下

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強固非論平法也下  
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

耳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畫地不犯者至其晚

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

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里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莧

言上射飛鳥下盡伏

也蒐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車輦相屬轉

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為呂氏

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

欲復還六齊望於惠后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

營陵侯劉澤為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

為王言六齊不報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

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

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

城陽顧於盧博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

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齊北王治

而怨之處喜顧念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淮南厲王三子

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三大王不憂臣恐救兵

子謂淮南衡山濟北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胡馬遂進

之不專不肯專為吳非不相救也胡馬遂進

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青陽地名還舟

為趙難越為吳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

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

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

大王患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

之怨微言梁并淮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

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深為大

王思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臣聞交龍襄

首奮翼則浮雲出游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  
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  
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肯淮千里  
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  
臣聞鷙鳥索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  
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衺服盛服也鼎  
士舉鼎之士也  
叢臺趙王之  
基也在邯鄲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謂趙  
幽王友也

湛讀曰沈沈患言幽  
王為呂后所幽死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

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厲王淮南厲王長也  
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

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諸謂專諸賁謂孟  
賁皆古勇士也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畫計始

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

天下已  
定文帝

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  
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之意

深割嬰兒

王之

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壤子王梁代  
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

文帝之二子楊雄方言梁益

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

益以淮陽卒仆濟

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濟北王興居反見誅

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

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

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

矣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

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

章邯為雍王高

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

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

以失其地

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言不可預期也

願大王孰察之

吳王不內其言

枚乘奏吳王書

字叔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

書云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

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

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

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

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



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音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惟

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

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

幹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水非

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本始生如蘖足可搔而

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

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積德紱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

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按此天下名言也臣願大王熟

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從

秦王

又說吳王辭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

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云云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

笮之塞笮西南夷也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

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

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

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與  
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  
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  
舉吳兵以訾於漢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  
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  
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

而居過於中國

隱匿謂倚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

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

怪不如東山之府

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

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

如海陵之倉

言漢京師所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海陵縣名有吳大倉

脩

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

長洲吳苑也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吳以海水朝夕爲池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

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

十半十分之中可冀五分不然漢知吳之有吞

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羽林黃頭習水戰者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

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侍吳

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吳楚反齊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齊

王聞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藥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

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

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趙囚邯鄲漢將

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

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張張

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將北地者言弓高宿左右

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

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

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鄒陽枚乘嚴忌知吳

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畧忼慨不苟合介於

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

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衛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起白

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道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歷之也夫精變天地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

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

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

至人獻寶楚王誅之

下和得王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

武王歿復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王人攻之果得寶

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

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

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郤齊

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  
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  
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  
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  
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

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  
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  
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  
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萬牛車  
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  
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

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燕正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

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封比干之後脩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矣矣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疆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叔孫毅三去宿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  
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  
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竒而為萬乘噐者  
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  
和璧祗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  
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  
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  
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  
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  
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言文王之

夏雲



得大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

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

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周之介士也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利傷行故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

下廖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

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

有伏死堀穴巖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禍

下者哉書奏孝三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此其病也然其論讒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故取焉

王吉諫昌邑王疏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

動作亡節吉上疏諫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

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

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

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地名曾不半日而馳二

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

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虘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響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訴訴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檝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共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以屬則子也於

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

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

冀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

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謂者千秋賜中尉牛肉

諫諍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

焉父之昭帝崩霍光秉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

戒王○又龔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

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

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

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

國中皆畏憚焉王嘗父與驕奴宰人游戲飲食

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

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

賜清問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

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

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

王說其諛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

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

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真王起居

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

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

丙吉奏記霍光

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云云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  
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  
之日以大誼立後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所立  
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恐危社稷天下莫不服  
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  
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  
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  
已在掖庭外家者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吉前使  
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

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  
宜褒顯先使入侍侍太后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  
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  
遣守正劉德與吉迎曾孫  
於掖庭

張敞諫膠東王太后書敞拜膠東相居頃

獵敞奏書  
諫云云

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華陽  
秦昭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樊姬  
王后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  
也

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母輜輶衣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

太后止不復出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請欽為大

將軍軍武庫令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

將軍鳳云云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天子一娶九女

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

色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

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

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

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

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  
 之生害也失讀曰佚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  
 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  
 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間代是  
 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  
 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  
 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  
 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

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卜之作可為

心小卜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唯將軍常以

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

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

畧陳其禍福甚可悼懼切恐將軍不深留意后

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

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

女德是以佩王晏鳴關睢歎之知好色之伐性

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

俗也故詠淑文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

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  
 立行者求之益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言凶  
 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  
 女之制合於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

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遠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sub>可</sub>以遜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已而

又說王鳳論專政

徵請大將軍莫府國家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當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云云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日

莫偃伏之愛

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

心不介然

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

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

武安侯謂田蚡

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

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

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母使范睢之徒得間

其說

頃之後日既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於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

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弟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

轉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  
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無屬之  
臣執進退之分絮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  
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  
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夙  
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  
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  
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  
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  
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  
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收  
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  
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其以日蝕見對有所  
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  
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  
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

士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  
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優游不仕以壽終○按欽與谷永均之爲黨王  
氏然其於鳳時有忠益又優游不仕非貪位慕  
祿者比求似差疥焉然使欽誠知大體當勸鳳  
還政天子避遠執權則劉氏王氏俱安矣不知  
出此徒令其損威放欲而已至鳳以王章事慙  
懼求退欽復繆引周公事勉之使留而王章之  
死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移外家以成篡奪之  
禍欽安得無責哉

說王鳳論劾賓自此武帝始通賓賓自以絕

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  
忠竟之迺與客屈王了陰末赴共合謀攻  
劾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劾賓王授印綬



後軍侯趙德使屬賓與陰未赴相失陰未赴鎖裝當德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

欽說大將軍王鳳云云

前屬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比近也為其壤接近能也為寇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

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言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夜有五更故尚時為所侵分而持之也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  
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  
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  
石阪道隱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  
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  
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防谷盡靡碎人墮執不得  
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  
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  
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

事無用

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計也使

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

也於是鳳白從欽言屬實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李尋說王根論災異

尋好洪範災異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

馬驃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環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云云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紫宮天之北宮

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迺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太微天之南宮

也四門太微  
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

也翼張舒布燭臨四海  
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

言少微處士為比為輔  
火微四星在太微西主儒學之官為太微

也輔佐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言少微四星在太微也

也宮謂軒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  
輔星也

相上將皆顯面正朝  
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

而正天之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  
朝事也

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佗

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

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相

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

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

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疆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

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

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  
繇俗

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措諄逆咎敗

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

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

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無

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與日月爭明庶雄為祭大

寇之引也將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

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謂小女陳持弓也

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附旁

中仍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積水一星在北河北

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羽氣乘宮天文志曰羽北方水也

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起風積雲又錯以

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雷震

潛龍為孽黑龍冬見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繼以隕星流

彗維填上見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蝕有背

鄉背步內反鄉讀曰喬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

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

年亡期言可延期得獲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無已也何况

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

天士知天道者也諸闕其佞調均庶業進及用殘賊酷

雷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

涌趨邪陰湛溺大陽湛讀曰沈為主結怨於

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

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

之低印見效可信者也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

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印以此候二至也及

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

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

不至請徵韓放姓名也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根於是薦壽

### 董仲舒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

曰余聞之董生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

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

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

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

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  
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  
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化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  
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  
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  
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弑君弑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  
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  
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  
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按仲舒此論見於太  
史公自叙其學粹矣  
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則遷與仲舒蓋嘗遊從  
而講論也六家要指史談實論之而遷術焉其  
說曰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懲學者之不  
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云然其所論

乃列儒者於陰陽墨者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  
者持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  
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而其短者則吾道之  
所棄也蓋談之學本於黃老而後六經詎不信夫  
譏之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詎不信夫  
其後劉歆又序諸子於六家之外益縱橫雜農  
三家而為九焉且謂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  
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  
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  
之畧矣夫仁義本非二道未有薄於仁而厚於  
義未有厚於義而薄於仁者何相反之有若黃  
老之清淨寂滅法之慘刻名之苛察墨之二本  
縱橫之譎詐其於儒者之道猶白黑異色南北  
殊塗也又何相成之有歟之失其源蓋自談始  
故不使與於正宗之列  
而獨列取仲舒之論云

太史談論六家要指 附錄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  
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  
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  
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  
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天真然其正名實不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  
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  
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  
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  
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



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

高二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斷飯土簋歠土鋤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

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  
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  
得反其意割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  
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  
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  
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  
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  
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  
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欸欸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  
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  
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  
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  
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  
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對江都王論三仁

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

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城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

曰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况

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

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

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伯比於它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砭之

與美玉也王曰善

程正公頤曰此董生所以度越諸子

徐幹法象論

南豐魯氏序曰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

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

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

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

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

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觀

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

心養性去就詭嘿之際能不停於理者固

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能獨考六藝

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

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

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

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

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蕭蕭兔置施于山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謹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謹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

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顛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嬖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郃造逆於相詬于公生執於嘗龜是故君

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  
者備而怨怒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  
而不媾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  
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交弗畔書曰慎始  
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  
而不可湏臾忘也湏臾離則怕慢之行臻焉湏  
臾忘則怕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  
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

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湏而成是  
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  
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  
國邾擘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  
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衣喪家  
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吉德  
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  
中矩視不離於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  
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

有方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愚按

幹中論二十篇文選以其澹泊無華皆不之取故世不復知有此書今取而讀之信乎如曾氏之評也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矇未祛譬如宵在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心之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如主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疊疊沒而後已又曰學所以揔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曰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因焉必有寤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辰心而鑽火帝軒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人聖之學矣貧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聖人為師修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則偶坐行則參乘十懸乎冠綬下繫平帶佩畫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修德始乎譬

州終平鮫背創平夷原成乎喬岳易曰升元亨云云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虛道篇曰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臬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又曰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耻其面之不如子都君子耻其行之不如舜禹幹之議論大畧如此序者稱其深美荀卿之為人今觀其所著醇矣而不能無疵是亦荀卿之比也法象一篇顯以敬為主蓋秦漢以後儒者論著少有及之者故錄其全文于此云

愚

賈誼過秦論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以秦矣當此之勢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關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



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  
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  
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  
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  
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  
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  
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  
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

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  
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  
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  
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  
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  
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  
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  
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  
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

餘歲不絕秦本不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  
危之統相去遠天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  
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  
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  
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襲蒙  
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  
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噐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  
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后最陳軫昭滑樓緩

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  
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  
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  
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  
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  
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榘柎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跪首繫頸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  
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  
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  
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阝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

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按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

守為二塗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為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為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為雜於申韓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

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止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天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法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信矣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  
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  
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  
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  
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  
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

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  
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  
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  
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  
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官窮困而主弗  
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

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荏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困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按誼所謂天下啓啓新士之資此正

孟子子饑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

名二世者以始皇爲之父趙高爲之師所習

非斯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  
海內望之何異責盜跖以伯夷之行乎且國  
天地必有以爲之根入者根本不搖然後扶  
植之功有所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天下而非  
有憑藉扶持之素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借  
使嗣君有庸主之行欲以區區小善挽而回之  
是猶以盃水救輿薪之火耳焉能大有益哉昔  
有謂太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扶蘇  
則秦必如先賢非之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  
使太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  
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如誼所云

真書生之論也今禁以其文而取之

**班彪王命論**

彪字叔皮遭王莽敗世祖即

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  
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  
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裂分數世然後迺  
定其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

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  
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二等諸侯從政本  
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  
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  
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  
外家袁平知之祥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  
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擢朝廷能竊號位而  
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而歎十餘年間內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  
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雉桀帶  
帝臨下有赫監斷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  
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  
言周漢之孰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  
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  
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序既感  
囂言又愍狂狹之不息迺著  
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裒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  
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  
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  
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繁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  
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徃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院會

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况么曆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虐是故鴛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

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

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

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

幾為二母之所笑幾讀曰與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

未終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地於河西○按彪

意主於折姦雄覬幸之志故取焉○又後漢王

符仲長統各有論著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

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

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

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世失得不得章

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指計時短計槌物情足

以觀見當時風政其貴忠篇畧曰王者法天而

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

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又曰季

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

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  
以為盜又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  
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疾富貴盛則致驕疾愛  
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也其實百篇曰十  
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  
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士士民  
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  
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  
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  
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  
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  
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又曰夫土  
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支雖美能不相兼  
三仁齊致事不一節其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  
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  
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  
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  
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間務而力不足

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  
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  
也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  
役使之愛日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  
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鋪  
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  
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  
其飢者乎其述救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  
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  
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疆禦  
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父故也  
言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  
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  
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  
怨毒之家異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  
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滅而過門孝  
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  
甚焉夫養狼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符

文章集卷之六十一

三

陳連

竟不仕終於家。統字公理性傲儻敢直言不  
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尚書令荀彧  
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  
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  
名曰昌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文章足繼西  
京董賈劉揚其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  
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  
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  
與我角才智勇力與我競唯雄不知去就疑  
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  
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  
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  
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  
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  
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中我而得富貴安居  
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  
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

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  
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  
不足以喻其澤同孔數千無所復用其聖言  
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  
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  
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  
之觀耳窮鄭衛之音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  
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倫澆漫彌流無所底極  
信任親愛者蓋佞諂之徒也寵貴隆盛者  
盡后妃姬妾之類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  
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  
聊禍亂并起中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  
朝而之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  
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徒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  
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法誠篇曰周禮六  
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  
皆以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  
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

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  
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  
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政也違戾則荒亂之  
所起也光武皇帝溫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  
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  
此以來三公之職備而然政有不歸臺閣自  
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  
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賀  
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  
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  
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  
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  
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  
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  
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  
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  
屏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

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  
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  
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  
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  
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  
之習其所常會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  
下之圖右手勿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  
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  
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當然  
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  
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  
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  
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  
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  
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  
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  
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夏

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  
 黨筭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  
 疑何其詭邪○二人之論皆有補當世然其文  
 不及西都遠甚故不全錄云○崔寔字子真少  
 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碎皆  
 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邵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  
 以郡舉徵諸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  
 吏十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  
 時賈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  
 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  
 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  
 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  
 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  
 不悟政衰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  
 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  
 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時  
 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後

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  
 今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  
 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  
 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缺壞枝柱邪  
 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疆人  
 以不能皆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  
 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  
 正刑俗人拘文章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  
 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  
 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  
 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  
 達者或矜名如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  
 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

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  
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  
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  
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  
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  
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  
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  
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  
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于戚之  
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  
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  
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  
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  
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  
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尼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馬駘其  
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鞅輶以救之  
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  
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  
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三百當斬  
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  
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  
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  
語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  
律減笞輕極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  
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  
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弃苟全之政蹈  
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  
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  
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寔之此論通鑑載於  
桓帝元嘉元年十月以其時攷之梁冀以定  
策功顯國恣橫李固杜喬以直道坐誅宦官外



戚子弟賓客暴亂州郡朱穆所謂牧守長史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正此時也審欲整王綱救時弊必使政權歸朝廷戚宦勿預政此第一義也寔之論都下不及此而顯欲以嚴刑峻法齊之不知寔之意將以施之民耶則是時民之憔悴甚矣撫而柔之猶懼不斂况可以猛政毒之耶將以施之權幸邪則威福正出其手何刑法之可加使時君果用寔言重賞深罰明著法令以檢御之則蒙賞者必貴近被罰者必踈遠也何益於治邪文帝之政大體本於寬仁故能壽漢家四百年之脉容法太重特一事之失爾賴景帝亟改之民命以全寔乃撫其一節為用嚴致平之驗毋乃繆乎元帝基禍蓋以權在閹寺之故非顯寬政之罪也自寔之論出仲長統始稱之其後蕭統又列之於選世儒遂宗其言以為不可易愚恐其貽來世之禍故黜而不錄且著其失以示學者云

司馬遷答任安書

謂白被刑之後為中書亦尊能任職故人益州

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舌賢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

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

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狼懇若望僕不相師

用也

望怨也

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

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

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無誰語者言無

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

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

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

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點

也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

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

罪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涉旬月

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恐卒

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

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

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

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身

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

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詬耻也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

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雍渠奄人也靈公適之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同參乘交絲繫色趙談也與遷父同諱

故曰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一至於宦豎莫

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

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僕賴先八緒業得待  
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  
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  
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新將舉旗之功下之不能  
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  
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漢太史令千石  
故比下大夫  
陪夕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

形為埽除之隸在闕茸之中

闕茸猥  
賤也

迺欲叩首

信眉論列是非

叩讀曰仰  
信讀曰伸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

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  
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  
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  
衛之中周衛言宿  
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  
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  
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  
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

趣舍異路

趣所嚮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

然僕觀其為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

取予以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

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

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

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

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

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

口橫挑疆胡印億萬之師

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印

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

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

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

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

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

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

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懷怛悼誠欲効其欵欵之愚以為李

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

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

而報漢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事已無可柰何其

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

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

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

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忠謹之貌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

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

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墮其家聲而僕又茸

以蠶室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

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

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

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

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

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  
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  
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  
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髣毛髮嬰金鐵受辱  
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  
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  
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  
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

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  
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  
西伯伯也拘牖也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  
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  
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  
關三木季子行爲木索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  
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

引决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之審矢曷足怪乎且人不能全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所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鄉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勇欲苟活

與子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决

揚雄方言云海岱之

獲燕之比郊民而娶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謂之獲况若僕之不得已乎

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克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  
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  
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  
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  
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  
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謂能

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  
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  
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  
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  
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  
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  
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  
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  
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



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按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材而因言事實之腐刑可為痛惜也

### 楊惲報孫會宗書

附錄○惲字子幼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

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為諸吏光祿勳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有罪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惲宰相敞子少顯朝廷一朝以矇昧語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推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

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亡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

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附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糞人生行樂耳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衰低叩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

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遂什一之利此  
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  
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  
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  
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  
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  
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于木田子方之遺風  
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

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

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

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按憚文氣豪蕩

涉怨望又不以荒淫爲不可改  
附注于此而不入正宗之目

庶子王生子蓋寬饒寬饒傳宣帝擢爲

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

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郎國吏繇使

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寬饒

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身爲司隸子常

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烈喜陷害

人在位及責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

好犯上意上以其淫而容之然亦不得

遷同列後庭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

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  
數上疏諫爭天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  
非其如此  
予書曰

明主知君澁白公正不異疆禦故命君以司察  
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  
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  
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  
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  
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

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  
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  
慕子胥之末行伍子胥知吳三不可諫用不訾  
之軀臨不測之險訾與貨同不貨者言無其量  
謂深也謂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  
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也大雅云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寬饒不納其言按此蓋以危行言孫望寬饒  
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史逸其  
名惜哉

劉歆移入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

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

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堂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

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  
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  
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  
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  
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書  
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

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  
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

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

文得此三事按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以考學官所

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間民間則有魯國柏

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

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

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  
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  
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  
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  
者謂尚  
書唯有二十八篇  
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  
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  
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

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

廢遺比合也經藝有廢遺  
者冀得興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固距

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猥苟也苟不誦習  
之而欲絕去此學欲

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

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

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

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

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

梁春秋梁丘參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  
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  
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  
黨同師之學妬道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  
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  
是時名儒光祿大  
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  
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  
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  
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

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傳  
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  
○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  
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少也  
右漢臣論說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國朝





